



非洲稀树草原展区中的豹



“动物星球”主题展墙

“动物星球”： 重庆自然博物馆之贝林厅

撰文·供图 金文驰

在重庆自然博物馆的一楼，有一个别具特色的展厅——贝林厅，这也是馆中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展厅。肯尼斯·贝林 (Kenneth Behring, 1928—2019) 是美国地产商人和慈善家，在生意取得成功后，他开始致力于慈善事业。除扶持残疾人群体外，贝林为我国30余家博物馆捐赠了大量动物剥制标本。从2011年开始，贝林陆续为重庆自然博物馆捐赠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动物的剥制标本，总数近300件，极大地填补了博物馆外国动物标本的缺口。2013年，重庆

市授予贝林“重庆市荣誉市民”的称号，2015年落成的博物馆新馆也专门设立贝林厅来展示贝林捐赠的标本。

包括大连自然博物馆在内的我国多家博物馆在展示贝林捐赠的标本时，并不是按偶蹄类、奇蹄类和灵长类等分类群布展，而是按非洲等地理区划进行展出。按地理区划布展有着明显的优点：一来可以通过山岩和植物等模型和壁画展示动物生存的异域环境，二来可以集中展示某一大陆的动物多样性，此外还能呈现各物



种间竞争和捕食等关系。重庆自然博物馆贝林厅也不例外，按参观顺序，公众在展厅中先后能看到野性非洲大陆、深邃亚洲雨林、孤独南美洲和四季北美印象等四大版块。其中非洲和亚洲版块为沉浸式展区，人行其中仿佛身临其境，南美洲和北美洲版块则弱化布景，突出标本本身。

一进贝林厅，迎面而来的便是写有该厅“动物星球”主题字样的弧形展墙，墙体设计和位于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博物馆中的一弧形展墙如出一辙。黑色的墙体上布满了各种动物眼睛的照片，虽然难辨具体种类，但是无疑传递出生物多样性的信息。

复行不远，便来到野性非洲大陆版块，这里按生境分为稀树草原、森林和山岩三个独立的展区。各展区不仅环境迥异，展出的动物种类也大不相同。稀树草原展区面积最大，展出的物种也最多，既有非洲野水牛 (*Syncerus caffer*)、普通斑马 (*Equus quagga*)、网状长颈鹿 (*Giraffa camelopardalis reticulata*)

和非洲大羚羊 (*Taurotragus oryx*) 等典型有蹄动物，也有斑鬣狗 (*Crocuta crocuta*) 和豹 (*Panthera pardus*) 等食肉动物。这一展区突出了“迁徙”主题，采用全景式陈列的方式，将剥制标本和植物等模型组合在一起，构成前景；后方的壁画中，成群结队的角马 (*Connochaetes*) 浩浩荡荡地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成功地躲过尼罗鳄 (*Crocodylus niloticus*) 伏击的它们正向我们奔来。

和它们“接应”的，是前景后部的几头角马，三头斑鬣狗正蠢蠢欲动，想伺机发起袭击。在前景的最前方，是一方小小的“水潭”，一众有蹄动物在水边饮水，而水中的一条鳄鱼渲染出隐隐的杀机。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展区，灯光却暗了下来，原来一场多媒体声光秀马上就要开始了。投射到壁画上的影像、变换的聚光灯、多样的灯光效果，以及深情的讲解，传递了保护动物和生态环境的理念。这样在全景展示中上演的声光秀我是第一次见，但个人觉得有些太过煽情甚至突兀。



非洲稀树草原展区中的“水潭”



非洲森林展区，左为扭角林羚



在稀树草原展区旁，便是野性非洲大陆板块中面积最小的森林展区。青腹绿猴 (*Chlorocebus pygerythrus*)、红麋羚 (*Cephalophus natalensis*) 和扭角林羚 (*Tragelaphus strepsiceros*) 等6种动物的标本散布在岩石上或茂密的植物模型间。这一展区的物种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互动关系，因此故事性和情节性较弱。

山岩展区中的植被最为稀疏，泛红的山岩从沙地上拔地而起，这里展出了非洲狮 (*Panthera leo*)、鸵鸟 (*Struthio camelus*) 和豚尾狒狒 (*Papio ursinus*) 等8种哺乳动物和鸟类。岩石最高处，一头雄性非洲狮迎风傲立，颇有些电影《狮子王》的意味；在一个较矮的岩石上，一头雌狮带着四只幼狮，构成了一幅非洲狮家庭画面。这一展区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不是这一非洲狮家庭，而是豚尾狒狒偷取鸵鸟蛋的情景。在雄狮所在的山岩下，沙地中有一窝鸵鸟蛋。一雄一雌两只鸵鸟迈开双腿离窝而去，雄鸵鸟双翅扩展，双颌张开，仿佛发出阵阵怒吼。

循着它们奔跑的方向看去，原来它们正追逐着一小群豚尾狒狒，其中一只狒狒正抱着一硕大的鸵鸟蛋狂奔。这一情景中的标本神态生动，构成了非洲大陆南部动物种间关系的小品。

离开野性非洲，便进入深邃亚洲雨林，个人认为这是整个贝林厅中沉浸感最强的版块。参观路线径直深入一片茂密的人造雨林，路线左右都有“植被”。这里的光线太暗了，不仅深邃，走在这里简直宛如夜游。热带雨林中常见的板根等现象在这里也能见到，枝头间密集的藤本植物展现出雨林富于层间植物的特点。芭蕉属 (*Musa*) 模样的植物模型比人还高，既有边缘枯萎的老叶，也有卷曲的新叶，从照片中还能看到叶片上平行的侧脉。地表伸出一个红色的花序，看起来应该是姜科植物，亚洲热带雨林的一大特色便是林下层姜科植物占优势。和贝林厅中的其他三个版块不同，雨林版块中没有标注动物名称，看来营造沉浸感可能是这一版块的首要目标。一头亚洲象 (*Elephas maximus*) 就站在那株姜科植物不远处，抬头看，一条蟒蛇缠

豚尾狒狒偷取鸵鸟蛋的场景



深邃亚洲雨林中的亚洲象



绕在树枝上……这些动物没有名牌，我也没有见到关于雨林的知识介绍。

我不禁想到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中见过的中非共和国Dzanga-Sangha雨林展示：这片雨林长27米，宽8米，高5.5米，展示了160多种动植物。林中50多万片树叶都是手工一片片制作的，连树木也是从野外铸模后用合成材料重建的。这片雨林虽小，却分为三部分：原始林、自然干扰后的林相和人类开垦后雨林退化的景象，形象而生动地展示出自然和人为干扰对雨林这一物种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走出亚洲雨林，眼前再次敞亮，如长卷般展现的是孤独南美澳洲和四季北美印象两大版块。位于参观路线左侧的孤独南美澳洲版块是贝林厅中面积最小的版块，仅展出了袋鼠等少数动物标本。贝林是美国人，可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四季北美印象版块中的北美洲动物数量很多。这一版块的展示方式较为简洁，标本立于高矮不一的浅色展台上，天花板上悬挂着大小不一的波纹状装饰板。这些装饰板和展台的颜色一致，有上下呼应的效果。墙上绘有较抽象的壁画，按参观路线的先后顺序，从嫩绿与鹅

黄的交错过渡到浓绿，从金黄渐变为蓝白交融的冰雪画卷，渲染出“四季”的主题。

从“春季”看起，叉角羚 (*Antilocapra americana*)、美洲野牛 (*Bison bison*) 和火鸡 (*Meleagris gallopavo*) 等典型北美洲动物首先进入眼帘；进入“夏季”，马鹿 (*Cervus canadensis*) 和白尾鹿 (*Odocoileus virginianus*) 等也悉数登台；轮转到“秋季”，便见到黄腹旱獭 (*Marmota flaviventris*) 和美洲黑熊 (*Ursus americanus*) 等动物；再往前行，貂熊 (*Gulo gulo*) 和北极熊 (*Ursus maritimus*) 等典型的北方物种便占据了“冬季”。这里的标本绝大多数都为登记照式的个体，缺乏育幼等场景。个人觉得按四季布展似乎有些牵强，如“冬季”的动物中就没有任何冬眠姿态的标本。这一版块的标本展示缺乏各物种的生活环境，只有个别例外，如“秋季”展台较为高大，展台中“挖”出一条可供游客进入的隧道。里面别有洞天，这里展示了草原犬鼠 (*Cynomys*) 等典型的挖掘地道的动物，以及它们生活的地下世界。

四季北美印象版块中动物的科普信息仅

有简单的中文名和学名，若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动物进行较深入的介绍，可能更有意义。比如，位于版块前部的叉角羚乍看之下并不出众，其实颇为特别。它独占叉角羚科，这一科是新北界唯二的哺乳动物特有科之一。叉角羚的最高时速约100千米，它不仅是美洲现生奔跑速度最快的陆生动物，在全球陆生动物速度排行榜中也高居第二，仅次于猎豹 (*Acinonyx jubatus*)。叉角羚现生天敌的奔跑速度远不及它们，如果仅仅是为了逃避现生天敌，叉角羚的奔跑本领显得有些“大材小用”。有假说认为，叉角羚曾是北美猎豹 (*Miracinonyx*) (奔跑速度应该很快) 的猎物，在约一万年前的许多大型动物在北美洲灭绝。叉角羚虽然失去了曾经的天敌，但是它们急速奔跑的本领却保留至今，成为逃避北美猎豹追捕的演化“影子”。

(责编 桑新华)



上：白尾鹿 中：北美洲“秋季”展台 下：北美洲“春季”展台，右侧的两只动物为叉角羚